

# 公交站牌下

吴瑕

我有一个习惯，在大街上经过站牌，都会下意识望一望那些简易的P形站牌和框式站牌。站牌上罗列的那些站名，仿佛是神奇的密码吸引着我，指引着我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。

这些年里，因为地铁开通，我已经很少坐公交车了。我的站牌情结，源于到主城区上班的经历。那时候我每天坐公交上下班，在站牌前等车就成了每天上班必做的功课。小区门口就有站台，那里只有4个站牌，一条线通往主城，其它的3条线都是在浦口城里兜兜转转的，D7硕大的蓝色字样，指的是我上下班必坐的那路车。站牌上本站的名字用红字，然后是密密麻麻排列开来的各个站点名称。那时候无法预知公交车几点开，要等多久，坐车经常要在站牌前等很长时间，夏天挥汗如雨，冬天等车成冰。

上班等车的时候，人难免焦急，单位打卡制度森严，迟到扣钱。我有时在站牌前不停地徘徊，尽管站牌前的绿岛上四季花开，却无心观赏，只对着车来的方向目不转睛。时间还早时，停在前面看上面的站名。时间长了，我已经能够把那趟车经过的每一站记得清清楚楚。站牌下，那些男女老少都是陌生的，却是我一样进城打工的，大家的表情相似的，都想早点上车，奔向属于自己的目的地。公交车远远驶来的时候，候车人都小鸟般飞奔而入，那些干绿化的老人干劲很大，把我肩膀一拨，他就攀住车门双肩压左右，上了车，等我恨恨地上车时，老人已经在座位上开始聊天了。在车门处挤是天天早高峰上演的普遍现象。赶上一趟车不容易，谁愿意再等不知道何时才来的下一趟？

虽然坐公交的日子都是拥挤的，但回忆起来却觉得很暖心。进城的公交车在长江大桥入桥口左拐处堵了，我就下车走过去，长长的车队间穿梭，到对面的站台前坐直行过来

的公交车上桥进城，和一辆学生挤成饺子，上班不迟到才是硬道理，期间有很多插曲，包括人性的美丽。

我之所以有站牌情结，源于我是南京移民，很多地方不熟悉，多看站牌，要去陌生的地方就方便了。为了打发无聊的等车时光，我看报纸、看书，看累了，就看身边和我一起等车的人。那些人都将与我同乘一趟车的乘客，这不是“十年修得同船渡”的缘分？我们在同一个站点上车，有的人坐了一站就匆匆下车，有的人和我一样坐到终点站。公交车也是移动的营盘，流水的乘客上下下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像人生，缘深缘浅，有人中途离开你，有人陪你到最后。人生是一趟旅途，很贴切。

那段时间，公交车是我离不开的一部分，看到公交车来了，有种踏实和安心的感觉，因为这趟车会送我抵达想去的地方，向梦想靠近。

因为站牌，我还收获了一份友情。有

一个男孩子，我俩都在那里等车，而且都在终点站下车。时间长了，我们开始聊天，说说天气、说说工资，也说说情感。原来他一直单身的，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他的工资养父母，没结婚。后来我们一直联系着，也是说说天气，中年多事之秋，我单身后，他关心起我来，他说过，此生要做陪我到终点站的人。

南京的私家车越来越多，线路网越来越密集，那些密密麻麻的站牌下总有几个人等车，站成一道风景线，诉说着人们对东西南北的期待，车来了，人蜂拥而上，车去了，目标不同的人还在等车。小别的情侣、夫妻送站时的你依我依、聚散两依依的离别也是一道温暖的风景，也有站牌下恶言相对的夫妻和带着淘气小孩子的父母无奈的眼神。这些都是我眼里摄下的生活图景。人生，来来往往，一起候车的都是过客，茫茫人海中，除了最爱的人，一切浮华都只是背景。

后来，我搬家到地铁站附近，上下班不再坐公交，我的手机上多了车来了的小程序，也多了滴滴打车的程序，出行便利了，站牌成了标示城市交通发展的符号。

人生的站牌前，谁和你一起等车，一路同行？谁像蜻蜓点水而过，像时光流水般逝去？站牌越来越漂亮、智能化了，可以查公交车了，车何时来电子显示屏上可以看到。在站牌下，没有看报纸啃烧麦的了，候车时没有聊天的了，都是各自玩手机……但在公交车站牌下仍有故事在发生。

## 亲近一条河流

朱永娇

想亲近一条河流  
在长夜来临时  
秋色，浸染了田野的稻谷  
在黄昏来临时  
想亲近一株桂树  
用温柔的眉眼  
将心底的声音倾诉  
和带着河水歌声的风  
散发泥土味道的云  
交融

每次亲近  
我们都一起颤动  
像是呢喃  
用细柔的眼眸相互缠绕  
相拥

## 乡村艺人

唐宝民

我的老家是东北密林深处的一个小山村，小时候的我，每天面对的都是苍茫大山，没有什么文化生活。但人总是渴求娱乐的，于是，那些乡村艺人们就成了我们娱乐的源泉。我村子里有三个艺人：拉二胡的乔叔，吹笛子的江叔，唱民歌的李婶。

东北只种一茬地，10月份收割完庄稼，就进入农闲时期了。冬天昼短夜长，那个年代没有电视，所以，晚上村民们便不约而同地聚到乔叔家，乔叔家有三间大房、南北四铺大炕。晚饭后不久，炕头炕沿就坐满了人。等江叔和李婶来到后，三个人的演出就开始了：乔叔拉二胡，江叔吹笛，李婶唱东北民歌。

一段曲子唱完了、演奏完了，三位艺人便每人喝一大碗凉开水，然后商量一下，便开始演唱起来。有的时候，村民们会点播，说：“来一段《小五更》吧！”或者说：“唱一段儿《王二姐思夫》吧！”艺人们便为大家唱，村民们就这样打发着那个年代的寂寞。

夏天的时候，如果赶上月圆之夜，三位艺人会到村里的广场子弹唱，那是一块圆形的打谷场。这种时候，来听的村民就很多，他们都从家里带了小板凳来，坐在小板凳上，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听节目。广场中央支起了一张桌子、放了三把椅子，三位艺人坐在三把椅子上，桌子上放了一壶凉开水和三个大碗。明月当空，月华如水，人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。月色星辉中，如泣如诉的二胡声响起来了，婉转悠扬的笛子响起来了，略带伤感的东北民歌响起来了。二胡声、笛子声、歌声，把人们带进了如梦如幻的世界，使人们忘记了白天干农活的劳累，也使村民们的精神生活不再苍白而空虚。

接近午夜，演出结束了，明天还要下地劳动的村民们都拿起小凳子回家。三位艺人也搬着桌子和椅子回家了。

18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大学，离开了小山村，毕业后留在了读书的那座城市，在那里工作、安家。但我常常回想起老家艺人们的演出，在梦里，常回到月光下的乡村广场或乔叔叔的三间大房子里，听三位民间艺人演奏、演唱。

很多年没有回故乡了，前几年终于回去了一趟。故乡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，家家户户有彩电、人人手里智能手机，想看电影、看电视剧、看戏曲……随时随地都可以看。当初用来演出的那个村里的广场，每天晚上都有村民跳广场舞。而三位乡村艺人、拉二胡的乔叔、吹笛子的江叔以及唱东北民歌的李婶，都已故去。

“即使他们还在，也没有人听他们的演奏演唱了。时代不同了，属于乡村艺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现在，各个村子的乡村艺人都已经消失了。不知道这不是一种遗憾和损失！”我的小学同学、镇政府文化助理铁蛋对我说，神情中流露出一种茫然和失落。

也许，一个时代就这样逝去了……



《唐十八学士图·卷》(局部)

宋徽宗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宋徽宗赵佶(1082~1135)号宣和主人，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。他发展了宫廷绘画，创立宣和画院。同时，他组织编撰《宣和书谱》《宣和画谱》《宣和博古图》等书，现在仍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，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赵佶不仅擅长绘画，花鸟、山水、人物无所不画，在书法上也有极高造诣，创造出独树一帜的“瘦金体”。从其字形结构上看，据认为受黄庭坚影响很大。

赵佶主张形神并举，提倡诗、书、画、印结合，是工笔画的创始人。 供图·配文 络因

## 我的打铁铺

蒋光平

大学毕业，一时没有找到工作。求职不顺心加上家人的唠叨，让我很烦闷。那段时间，晚上常常失眠。为了给自己放松，就去了镇上的表姐家散心。

表姐在镇上开了家打铁的铺子，平时就靠打些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维持生计。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表姐说：“你要是无聊的话也来打打铁吧，不一定非得打成什么样子，你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主要是把你心中的压力和苦闷都发泄出来，也许打完了你就轻松了。”

那天，按照表姐的指示，我把一块废铁在炭火中烧红，然后用钳子钳起来，抡起铁锤狠狠地朝它砸去。我没想过要把这块废铁打成什么物件，只想发泄这段时间以来自己内心的积郁之气。

刘庆明

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骑一辆电动车下乡到山村走走，有的山村虽然有房，还有新建没几年的房子，却空在那里，没有人居住，房前屋后长满杂草。有的老房坍塌；有的歪斜着，像快要坍塌的样子；有的房子虽然有人住，却都是老人；有的村庄完全空着，成了空村。小时候我在伯母家生活，就十来户人家，但也是很热闹的村子，每到夜晚，能看到户户灯火通明，听到犬吠声。天亮时，公鸡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然后是孩子的哭闹声，到了夏天的傍晚，水圳里、水塘旁传来女人洗衣的捧衣声或男人洗澡声。要是月夜，孩子们捉迷藏，追闹的声音，使山村不得宁静。

现在的村里，竟宁静得让人感到孤寂，只能听到鸟叫声还有那种不知名听着就觉得有些恐惧的鸣叫声。到了夜晚，更是死寂一般，静得能听到远处溪水潺潺的声音。

村庄最怕失去人气，那些新老房子，一看屋后屋后茂盛的杂草，就知道房主人很多年没有回来了，他们要么再也回不来，要么就是在外讨生活。

我常想，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这么

我一边打，一边吆喝着，不一会儿汗水便湿透了上衣，干脆脱掉上衣，越打越起劲。大约一个多小时，累得筋疲力尽的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锤子，直躺在地上喘着粗气，但此时心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。那晚，长期失眠的我居然一觉睡到了天亮。

回到家后，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了许多。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，说是城里人面对的各类压力很大，却找不到发泄方式，为此有些人“染上了心理或精神疾病”。何不弄一家类似表姐那样的打铁铺呢？为现在城市里面对高压的人们提供一个宣泄的场所，让他们在打铁的过程中，宣泄着自己的苦闷，从而让自己真正的快乐起来。那天，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，看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个好工作，他们也就勉强同意了。

接下来，在表姐的帮助下，我买了风箱、铁锤、废铁、煤炭等材料，租了一间被别人废

弃的小仓库，经过一段时间简单的筹备后，我的打铁铺终于开张了。但一个星期下来，我却没接到一单生意，大多数客人都是看稀奇般地逛逛就走了，拉不开面子？觉得奇怪？反正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打铁。

直到两周之后，我的打铁铺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顾客：他们是一对恋爱中的男女，要在我这里打一颗心，一颗铁做的心。抡起铁锤，他们轮番朝那块烧红的废铁砸去，你捶几下，我捶几下，不一会儿，一颗“心”就在他们的锤下成型了。作为礼物，我把他们的劳动成果送给了他们，并免去了他们的费用，期待他们能再次光临。

后来，我的打铁铺渐渐地有了声名，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。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有二三十个客户到我的铺子里来。这些男男女女大多衣饰讲究，一看就是整日坐办公室的白领，工作的艰辛让一定让他们承受着重压，基本上不从事纯体力劳动的他们需要打铁来发泄心中的压力——打铁之意不在铁。

“嗨……”看他们迸出全身力气，歇斯底里般大喝一声，同时火星纷飞，铿锵作响，似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。也许，城里人其实并不比农村人活得轻松。

## 宁静的山村

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，为什么人们都要离乡背井呢？多好的山，多好的水，多好的土地，却留不住祖辈的后人在这里生活，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是人们心愿大，还是他们眼界高，不爱自己的故土了？

我问一位驼背老人，老人说，有老人在家的，在外打工的亲人，一年有一两次回到村里来，回来和老人一起欢度春节，或是清明时节为已故的亲人扫墓，平时很少有人回来。没有老人在村里的，则只有清明时节回来为已故的亲人扫墓。

宁静的山村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喧嚣，没有了以前鸡飞狗跳的声音，没有了以前孩子们追逐打闹声，没有了以前传统节日放鞭炮之声，有的山村，一年到头都是宁静的，没有人的气，让人感到窒息。

一个人行走在宁静的山村，我努力想象着它以前繁华的样子，以前充满人气的景象，晚上全村人围在晒谷场观看露天电影的热闹

## 风中的红枫叶

鲁珉

老家有一个十分文化的名字——夫子头村。我多次询问村里的老者，夫子头是什么意思，大多都是模模糊糊的说，是村子里做学问的人多，出的秀才多。

村子一千多户人家，散布在一面有缓有陡的山坡上。从山脚下的小河到山顶的裸石，垂直高度有1800多米。山上植被茂盛，最多的就是枫树。到了深秋初冬，满山的枫叶红了，点缀其间，犹如一幅画。

我出生在村子里的鲁家老屋。老屋场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只是老屋不在了，房屋多次翻修过，但名字依然没有改。鲁家老屋的标志性记号除那棵已经不复存在的油柿子树外，就是几棵粗壮的枫树了。

老家原先是种植水稻的，每当春时插秧，或是秋时收割，是村子里最忙的季节。做了几个时辰的活，累了就多在老枫树下歇息。枫树的树冠很大，几棵树连起来，树下坐十几个人都不觉得挤。现在老家几乎都改种柑桔了，但那一排枫树依然茂盛地生长着，每当冬天来临时，就成为了满山柑桔树绿中少有的红色了。

每当冰雪消融的初春一到，枫树就在不经意间披上一件淡黄的薄衣裳。即便是春寒料峭，它依然生意盎然。当春风徐徐吹过，一场不期而遇的春雨，就将枫树淋成满身碧翠。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，枫树下便是乡邻们纳凉的好去处。一把陈旧的木质椅子，一把蒲扇，一壶自产的茶水，坐到月明星稀。

高大的枫树不仅是纳凉闲聊的地方，树枝也是鸟儿们的乐园。枫树离我家老屋很近，每天都会被清脆甜美鸟声从晨曦中叫醒。特别是远离老家偶尔回去的时候，感觉那叽叽喳喳的声音真是美妙。到了冬天，叶落的枫树上还发现又多了几处鸟窝，多半是喜鹊做的。因为有着长长尾巴的喜鹊的叫声总是那样不知疲倦的清脆。

深秋初冬是枫树最美的季节。下得一两场秋雨，赶上几次薄薄早霜，枫叶就禁不住风的诱惑，便露出绯红的笑靥。伴随深秋脚步的走远，冬来了，枫叶越发红得晶莹剔透，美丽迷人。

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，学校距离家里有二十余里路程。那是一个天空湛蓝、秋风宜人的日子，我在去学校的路上，走了一条平时很少有人走的小路，爬上了村里最高的山峰。举目眺望，老屋在我的眼中就那么一小块点儿，可满山的红枫叶是那么耀眼。特别是老屋旁边的老枫树，更是鹤立鸡群。风一吹，好像在向我招手呢。

到了冬季，枫叶雪片般飘落满地。一排枫树都光着枝桠，在寒风挺立，拥抱着皎皎的明月华，亲吻飘飞的雪花。有时像一位老者沉思低吟，有时又像豆蔻少女做着甜梦。那飘落的枫树叶大多成了母亲烧水、做饭、家人烤火的极好燃料，枫叶温暖了我们整整一个冬天。

别离老家多年，近日收到老父亲发来的老枫树照片。那一排枫树依旧飒爽英姿地立在老屋前头，令我百感交集。“空江极目望不尽，枫叶半红人未归”。或许，你并不是怀念老家的枫叶红，而是思念依然还在老家的亲人，以及那里的一草一木，和那延绵不断的乡愁。

## 温馨理发店

梅林

刚来这座城市工作的时候，我租住在一个拆迁安置小区。小区不大，七八幢六层高的小楼，住着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少。小区虽小，但入住率高，每到傍晚小区里的每一扇窗户几乎都会亮起灯光。

小区的北边是一排老旧的车库，因为居住的多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无车的车库被改造成了房屋，或出租或自住。其中有一间车库，门口竖着一个简单的招牌——小杨理发。

我通常是在太阳下山后回到出租屋，小杨理发店门口的灯光总是很明亮。小区里的路灯早已形同虚设，理发店门口的灯光，像是特意替我照亮小区出租屋门口的台阶，送我安全到家。一个冬日的傍晚，我来到店里想剪短长发。与其他的美发店不同，没有人替我开门，也没有人迎我进门。我推门而入后，正在镜子前给老太太理发的中老年女人朝我笑了笑：“理发？坐吧”。我坐下，店里有空调，温暖的气流瞬间包裹了全身。理发店的面积很小，大概是两个车位面积。最靠后面是一排货架，摆放着各种洗发液和护发素。墙上挂着几张褪了色的美发女郎照片，透着乡土的气息。

屋内除了我，还有四五个老人，像是在排队等着理发。除了我不说话，他们都是很熟的样子，谈笑中就知道了谁家孙子在隔壁初中上学，谁家儿媳在不太远的银行工作，还有谁家儿子已经两个月没来看过父母了。理发师被他们称为“小杨”，人店同名。我略坐了一会，想到还有一个表格没发，若是理发后再发就有点晚了。我开门要走，不想外面下起了小雨，腊月的晚风夹杂着小雨，寒意更浓了，吹得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杨师傅喊住我，“门后面有伞，自己拿。”我怕她误解我是嫌弃她的理发店，立马说道，“杨师傅，我赶时间，改天再来剪吧。”杨师傅笑着说道，“你赶时间？那你早说啊。”杨师傅刚想转身对身后的四五个老人家说些什么，只见她们像约好了似的说道，“让这个小姑娘先剪吧，我们不着急。”

十几分钟以后，杨师傅处理好手上的顾客后就给我洗头。“杨师傅，我就是想剪短一点。”“好，第一次来吧，喊我小杨吧，习惯了，你这一口一个杨师傅，我怎么感觉都被你叫老了。”杨师傅和我差不多的年纪，她们的年纪可以喊小杨，我怎么喊得出口？“人家年轻人有礼貌，你还挑礼了？你看你把人家小姑娘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”一个大妈笑着说，算是化解了我的尴尬，伴着众人的哄笑，我算是融入了她们的聊天中。当得知我在不太远的医院上班时，杨师傅笑着说道，“那以后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，看病就方便了。”

温馨的聊天，让我这个异乡人有一种回到父母身边的感觉。原来她们许多人不一定都是赶着剪头发，而是抱团一起来这里叙家常，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“晚上睡不着来这里蹭空调的”。杨师傅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，时不时地加入他们的谈话。临走前杨师傅对我说道，“小姑娘，一个人在外孤单的时候就来这里坐坐。”

借着店门口的灯光，我登上台阶回到出租屋，透过阳台的窗户恰好能看到小杨理发店的大门。远远地看到店里散发出的灯光，像是小时候一家人聚在火炉旁烤火的样子，心里暖暖的。以后的每次从理发店门口经过，我总是会不经意地朝着店里望一望。不管何时，只要店门是开的，店里总是或多或少有几人聊天。天气适宜的时候，店里店外都坐满了人。有时杨师傅没活儿的时候会和她们一起坐在门口，看到我从前门经过，总是笑着与我打招呼。

我想，这与我说理发店，不如说是这所小区的“老年活动中心”，甚至比老年活动中心更热闹。老人们互诉着儿女们的繁忙，也互相化解着孤单与清冷。

理发店的灯，照亮了我回租屋的路，也温暖着老人们的心。